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周大鸣◆主编

理论考古学

肯·达柯·著 刘文锁、卓文静·译

Theoretical Archaeology

岳麓书社

Theoretical
Archaeology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周大鸣◆主编

理论考古学

肯·达柯·著 刘文锁、卓文静·译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考古学/(英)肯·达柯著;刘文锁,卓文静译. —长沙:

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60-X

I. 理... II. ①达... ②刘... ③卓... III. 考古学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219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under the title © Ken. R. Dark, 1995

理论考古学

作 者:肯·达柯

译 者:刘文锁 卓文静

责任编辑:刘 果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刘 峰 刘 涓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9.875

ISBN 7-80665-660-X/K·237

定价:28.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地址:长沙市银盆北路银太纺织厂双鱼楼

邮编:410013 电话:0731—89059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作者简介:

Ken R. Dark

肯·达柯，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堂院士，雷丁大学讲师，《理论考古学学报》编辑。代表作包括《理论考古学》(1995)和《罗马时代不列颠景观》(1997)。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近东考古学。

译者简介:

刘文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

卓文静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考古学理论导论》

马修·约翰逊 著 魏峻 译

《考古学思想史》

布鲁斯·崔格尔 著 徐坚 译

《理论考古学》

肯·达柯 著 刘文锁、卓文静 译

《民族考古学实践》

尼可拉斯·戴维德、卡洛尔·克拉梅尔 著
郭立新、姚崇新 译

《阅读过去》

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 著 徐坚 译



出版说明

近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的生成虽然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的泽被所至,但在其不足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长期以来与西方学术主流相互隔绝。最近二十年间,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和评介渐成风尚,其中不少译作影响了许多考古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推出的《西方考古学译丛》首辑计有五种,无论在出版品种规模上,还是所选原著与当前西方理论潮流的关联程度上,都是无前例可循的。

西方考古学的翻译,如其他西方学术翻译一样,既忌讳但凭译者见识高下及个人好恶以偏概全地引介,也担心辗转多途的引进原著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而与当前学术潮流无涉。基于这种考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多方联络至今仍然活跃在研究前沿的西方同行,请求予以推介最能代表近二十年来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著述。在此基础上,他们甄选了五种著述,编辑为《西方考古学译丛》的首辑: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是自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以来最优秀的考古学史著作,并且首开思想史视野下考古学活动的观察门径。戴维德和克拉梅尔的《民族考古学实践》是民族考古学尝试作为新的学科分支的正名之作。达柯《理论考古学》和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一直被欧美大学的考古学导论课程当成选用教材。霍德和哈特森的《阅读过去》则奠定了西方考古学中作

为诠释学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基础。以上五种原著在国外曾多次再版重印,均属言及西方考古学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作品。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求保持原著的行文风格和写作习惯,我们对此深表赞同,并在编辑过程中予以尊重。但出于译丛构成的考虑,我们谨慎地调整了部分体例,以求统一。文中加注和索引格式均遵循原著风格,原著的参考文献目录也完整地附于书后,未作任何改动,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找相关文献。原书的插图(尤其是转引自更早期的著述的插图)也尽量保持原貌,而未作重绘;尤其是图文合一的插图均依原样保留,而未强行分割翻译。

作为一个蜚声海外的古籍出版社,多年来岳麓书社一直是古代经典学术著作出版的重镇。在学科研究日益多元化、边缘化的今天,泥古不化、闭门造车显然都不是我们应有的学术姿态。抢占新世纪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把握世界学术前沿的脉动,以利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西方考古学译丛》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所做的尝试之一。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岳麓书社的新老朋友不吝赐教。



中文版序

考古学不能脱离与分析有关的一套概念而独立存在，因为物质资料须在我们利用其撰写历史之前得到解释。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过去所保存下来的实物就无法告诉我们任何超出其自身存在之外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拥有能够有效地分析这些实物资料的概念，那么据此我们就有望获知有关过去的社会和经济——甚至关于那时的人们思想和信仰的内容。理论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经济以及信仰如何在时间中变化，以及对过去的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今天。

甚至对考古学遗物最基本的描述和分类，也要求使用如何描述（例如，需注意哪种特征和采用什么方法）以及运用何种分类法的概念。而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也免除不了理论，它也是依赖分析的理论框架，而此分析进一步地影响了田野工作如何实施以及我们如何解释其结果。譬如，考古发掘最为基本以及一般都认可的规则——地层学理论，其本身就属于一种理论。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考古学理论的存在是无需争辩的。

由此看来，可能从未有过一种无任何理论的考古学。一旦我们承认，理论是所有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广泛却不容易马上回答的问题。此中最根本的是如何由物质遗物的研究过渡到人们生活的研究，以及如何避免诸多考古学的做法：对人们

的遗迹遗物萎缩到仅是做一些描述。

考古学者对理论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个争论变得激烈起来,并且导致了一场广泛的理论问题论战,其中很多彼此间都不相包容。如此一来,考古学者们就不得不在一系列的相冲突的观点之中做出选择,这些不同的观点涉及到我们从事考古学的方式,我们如何解释实物资料,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的身份和目的。

《理论考古学》于 1995 年出版之时,其目的是考察关键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关系到一系列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属于核心性的问题。在最近十年中,尽管这些概念还远未得到阐明,但已有了少量的积累。譬如,虽然认知考古学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1995 年版中论述的基本方面依然是未曾改变的;并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书中提及的理论家们近来仍然从事着这些方面的探讨。

在最广泛的领域,相同的介于文化史范例比较、过程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过程主义之间的中心性的理论争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方面惟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望的衰落了。

因此,本书保持了一种对考古学理论主要方面的讨论的更新性,后来的工作都可以作为新的范例补充进来。而且,与很多关于考古学理论的著作仅是基于英、美的工作相比较,《理论考古学》所讨论的理论还来自其他国家。本书还旨在表明,不仅仅是史前研究者对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些从事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考古学者也同样如此。由于中国有着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这后一个方面(历史考古学的理论贡献)尤其与中国考古学者有关;并且,有诸多理论同样可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这些时期,例如,关于罗马帝国考古的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理论考古学》之写作并不是为了促进任何特定理论的发展。它不是试图说服读者采取任何特定的理论或途径,

而仅仅是为了解释所存在的理论范畴，以及提供读者更加深入地去考虑考古学的概念基础。

理论对于世界考古学而言，并非任何一个分支的保留地，对于所有考古学者来讲皆属重要的事情。中国考古学提供了一座别样丰富的物质资料宝库，从中可以发展和开发理论之途径。我寄望本书中文版能有助于促进此项事业。



译序

本书的旨意——理论考古学——可以理解成“关于考古学理论之理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的内容而获知其蕴意。这部著作之吸引人处，可能在于它的反思性和理论性，像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说的，“其目的是考察关键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关系到一系列的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属于核心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考古学工作者而言如此，对于一些涉及解释和理解古代知识的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多少有一些益处。对于像考古学这样一门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学术影响力的学科而言，本书无疑是一部有价值 and 意义的著作。这是选择达柯先生的这部著作翻译出版的初衷。

关于本书作者达柯先生(K. R. Dark)，其传记约略如下：

肯·达柯出生于伦敦，受教于约克郡和剑桥的大学，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获牛津大学讲座职位。获博士学位后于1990年转入剑桥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职位（等同于美国大学教授职位的一种大学职位）至1996年，此后入职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目前兼任雷丁大学中世纪研究研究生院（Graduate Centre for Medieval Studies, GCMS）主任及古代晚期与拜占庭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Late Antique and Byzantine Studies）主任。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较广泛，概括起来有下述几个方面：公元第1000年欧洲与中东考古和历史（包括罗马和拜占庭考古）；考古学

理论与方法；宗教与文化身份考古；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过程——尤其国家形成与衰落之过程；考古学发掘和调查；研究过去与理解今天之相关性。出版过九部著作以及有关论文，并自1977年以来即领导考古发掘工作。近来所领导之主要田野项目在土耳其、以色列及英国。任欧洲联盟及美国的名誉教授职位，并任伦敦古物学会会员。

关于翻译中的技术、凡例和一些术语、概念之译法，参考了一些相关学科的习惯。有一些译法约定俗成，本书沿用了下来；另有少数译法，如人类学中常用的“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概念，在本书中经译者考虑译作了“文化变化”。这样一来，可能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些麻烦。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保持原著的体例，所以将其《术语表》和《参考文献》一并收入了。《参考文献》按原文录入的做法，是考虑到原著的注释方式，采用了一种理科论著的惯例，这在文科著作中还是不常见的。如果将著者的注释方式予以改动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而且也违背了原著的体例。所以，我们原样照录了。我们相信读者的慧眼。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读者在阅读时如遇生涩难解、佶屈聱牙之处，都是译者的问题，诚望不吝赐教。



前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向下列人员介绍考古学的理论：大学生、非专业人士、考古爱好者，以及所有那些在其研究领域和职业当中使用了考古学资料的人们，如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设计人员、地理学家、社会和政治学家。

虽然本书将考古学理论当做一种亚学科加以讨论，但作为一条法则而言，理论并不能够与考古学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理论必须被视为实践的一翼并渗透入实践之中，而实践同时又反映着理论。通过写作一篇关于理论的导言，我可以声明我并不曾像诸如田野工作手册作者们那样，声称理论可以被视作是独立的东西，那些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和考古学的其他方面分离开来。在本书中，我已试着将有关田野方法及发掘后分析的概念基础包容进来——尽管一般来讲，这些可以不被期望出现在一部有关考古学理论的著作当中。

我的目的自始至终是想鼓励读者对这方面的兴趣，并为将来的阅读提供一个基础。当谈及参考文献时，我试着列出初次将一个概念引入考古学的文章或书，虽然我不曾将其附会成一条牢固而快速的法则，但其他出版物更倾向于将其划分作一个理论点。在强调一个理论初次引入考古学的时间时，我常常引述一部已被修订过的著作的第一版，读者则被建议去参考最新的版本——假如该

作者近期的理论立场被找到的话。

我感谢所有那些帮助本书出版以及给我机会学习考古学理论的人们,尤其是家父母及拙荆,他们阅读过本书,并给予我支持和鼓励。本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或疏忽,当然由我本人来负责。



目 录

中文版序	一
译序	四
前言	一
导言	一
第一章 考古学的身份与目的	一五
第二章 考古学推理的框架	四一
第三章 分类与时间测量	七〇
第四章 社会考古学	九八
第五章 经济考古学	一二九
第六章 认知考古学	一五九
第七章 阐释文化变化	一八八
结语	二一九
术语表	二二一
参考文献	二四二



导 言

很容易想像，考古学理论是令人感到气馁的，或者无关紧要的，或者两者都是。理论家们常常使用满含术语或特殊用语的句子，引述晦涩的著作，来讨论与他们的个人兴趣相去很远的时间和地域问题，热衷于推销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很难做到轻松阅读或者均衡地介绍。我的目的则是向所有卷入或有兴趣于考古的人指出切题的理论，并且使现代理论考古学的主要趋势变得易于接近。然而，首先需要廓清的是我所谓的考古学理论。

我将考古学定义为利用实物证据以研究过去的学科——虽然人们同样可以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现在。因为，一旦一件事情发生了，它就构成了“过去”。除了正在飞逝的现在，考古学的视野可以瞄准一切：当你阅读本书之时，那也将是我作如是说的考古学证据。一座现代建筑（工场、学院的房屋抑或夜总会）都像一座旧石器时代之洞穴或者罗马别墅一样，是潜在的考古学研究的资源。考古学中所使用的是某种程度上与人类有关的物质性资料，即物质文化。

考古学理论可以用很多方式定义，此处我所指的则是用物质资料研究过去的概念。理论也可以被包括进考古学方法的研究，以及保存和介绍物资遗存的理论当中。这些方面——连同由考古学者制造的方法和阐释，都被排除在本书之外，虽然它们是建立在此

处所讨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此处关于理论、方法、实践以及介绍之间的划分,仅仅是出于方便起见而做出的(如欲了解其间关系之一般性介绍,可参见 Renfrew and Bahn 1991)。

我以“理论考古学”这一术语表达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虽然显得笨拙,但“理论考古学”已成为一个常用术语,用以指称聚焦于过去的“物质文化研究”的概念基础的研究。也许,“理论考古学”是个令人感到有缺陷的术语,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其研究本身即属于一种想像:消极意义上的“理论”。但是,考古学者常常将最近几百年的考古学研究描述为“后中世纪考古学”(post-medieval archaeology),将中世纪称作“中世纪考古学”,将罗马时代称作“罗马考古学”,以及将史前史称之为“史前考古学”;因此,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不能称作“理论考古学”是没有道理的。

本书亦将主题限制在对考古学理论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的介绍,这样胜于做一个理论全集甚至对所有的理论考古学做一种整体概论。我集中于介绍概念及解释其基本含义,这样也胜于列举那些冗长的说法,而这些说法反映了由各个理论层面的组成部分所掀起的争鸣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我忽略了一些题目,例如人口统计、抽样和“风格”的理论,它们当然是理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但是或许已为其他著作所包括进去了。按照我的看法,本书集中讨论的是那些构成了考古学理论核心的话题,而非方法方面或者仅与特殊情况有关的题目。

关于此有两个例外。由于考古学理论的工作常常是由——或者是为英、美史前学家们所写的,我已试着借包含历史考古学者(同样有史前学家)所写的理论来恢复平衡;因此,这一工作包含了一些专门针对历史学情况的理论——例如罗马世界或中世纪欧洲。此外,我也包括了英、美之外的学者们的工作。

与诸多的理论工作者相比,我也尝试排除来自阐释方面的难懂的术语,以及去定义所有有关的技术用语。大约有 400 个词语和